

大地无言

长篇小说

CHANG PIAN XIAO SHU
DADI WU YAN

一个思想深邃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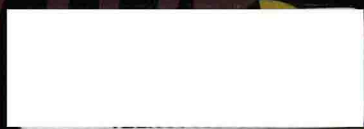
一个对生活有穿透力的作家，

他会自觉地剥开被遮蔽了的生活，

摒弃伪生活，

寻找生活的真相。

谢凤芹
XIE FENG QIN
ZHU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大地无言

长篇小说

CHANG PIAN XIAO SHU
DADI WU YAN

一个思想深邃的作家，

一个对生活有穿透力的作家，

他会自觉地剥开被遮蔽了的生活，

摒弃伪生活，

寻找生活的真相。

谢风芹



XIE FENG QIN
ZHU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地无言 / 谢凤芹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143-4509-4

I. ①大…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8453号

大地无言

作 者 谢凤芹
责任编辑 李 鹏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旺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509-4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自序

作家的担当

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

一个思想深邃的作家，一个对生活有穿透力的作家，他会自觉地剥开被遮蔽了的生活，摒弃伪生活，寻找生活的真相。

我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史上的伟大奇迹，经济上的飞速发展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胜一筹，激荡的社会转型，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媲美。旧的秩序已经解构，新的秩序还没有有效建立，各阶层诉求错综复杂，民众需求变化更加多元。

社会生活的极大丰富，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写作舞台；社会宽容度的日益提升，又给予作家更宽松的创作空间和创作思想的更大自由。

一个作家，在社会的激荡变改中如何选取角度创作，是作家个人的事，但其作品一经面世，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就不受作家个人所控制，有担当的作家，总要掂量自己作品的社会作用。

我总认为，作家作品是社会滋养的结果，作家要用什么来回报社会，那就是作家的作品。

长篇小说《大地无言》的正式出版，作为我履行一个作家责任的见证，得与失，由读者诸君评说。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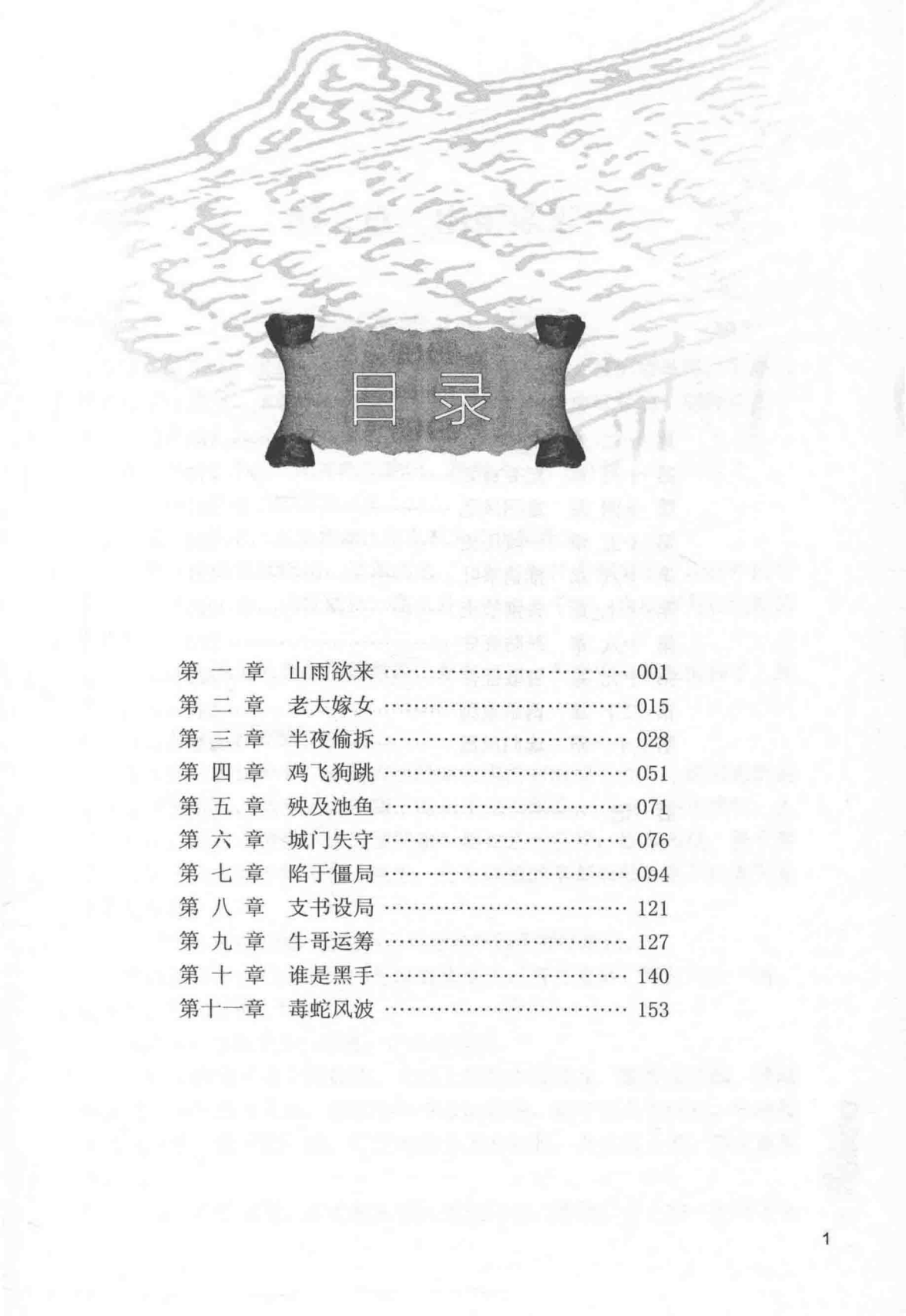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南国边陲傍海而居的凤凰坡是个有 500 多年历史的客家部落。“大船细只齐出海，出海掠鱼拼头名”，风里浪里的渔家生活换来了宁静而安详的渔家日子，由于全村都姓朱，关起门来都是不出六服的族人，人们一直相安无事，客客气气地过着周而复始的生活。

但是今天，凤凰坡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大明开发有限公司老总吴天明看中了凤凰坡好风水，欲投资建设青山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制药项目。凤凰坡群众坚决反对拆迁，还专门组建了护村队，但看到拆迁风声越来越紧，在抗拆迁无望后，疯狂抢建房子，社会上一些“投资家”还拿钱投入到凤凰坡的抢建，和提供土地的群众达成五五分成协议，一时间凤凰坡“新房”林立。终于，按耐不住的大明公司夜间进村偷拆，凤凰坡村民群起围攻，酿成一场血案。

地方要发展，企业项目要引进；民生无小事，群众利益大过天。这两样本来无关联的东西被一事物紧紧关联起来，那就是土地。围绕着需拆迁的 5000 亩土地，凤凰坡渔民朱老大，35 岁的漂亮女人却被称作“牛哥”的市拆迁办主任宋雨竹，以及刁钻强悍的杨玉环、赵小燕，官员刘梦哲、高兴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代表朱昌和在客家围屋一一过招，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发展大局与个人利益、国家政策与基层对策的斗智斗勇中活灵活现起来，成为当下中国拆迁时代个性鲜明的群像。

本小说的力量不在于叙述拆迁事件的原委与结局，而是在于当下在对拆迁一片妖魔化的背景下，试图找出政府与人民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小说，给拆迁这一敏感词注入亮色、暖色，给人新的希望。



目 录

第 一 章	山雨欲来	001
第 二 章	老大嫁女	015
第 三 章	半夜偷拆	028
第 四 章	鸡飞狗跳	051
第 五 章	殃及池鱼	071
第 六 章	城门失守	076
第 七 章	陷于僵局	094
第 八 章	支书设局	121
第 九 章	牛哥运筹	127
第 十 章	谁是黑手	140
第十一章	毒蛇风波	153

第 十 二 章	跳楼事件	163
第 十 三 章	纪委查处	175
第 十 四 章	重回凤凰	181
第 十 五 章	一段历史	185
第 十 六 章	推销茶叶	191
第 十 七 章	告别故土	215
第 十 八 章	严防死守	225
第 十 九 章	智取证件	229
第 二 十 章	诱杀狼狗	244
第二十一章	魂归凤凰	249
后 记		264

第一章 山雨欲来

暮春的早上，大榕树上的鹧鸪像《快乐女声》一样引吭歌唱，宁静的早晨便有了生气。太阳从海平面上一点点升起来，由红转白，朝霞映在千家万户的窗子上。

不知谁家的牛在“哞哞”欢叫，搅醒了一村的好梦。

凤凰坡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村道上，朱老大正急匆匆往村支书朱昌和家赶。

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丢那艾之，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几百年的村庄，一纸公文下来，说拆就拆，盘古开天辟地几千年，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怪事。

早起的人看见他急匆匆的背影，都在议论，朱老大这次真慌神了，找支书讨主意去了。

他家的围屋看来保不住了。

在人们的议论声中，朱老大已经站在朱昌和的院子外。一缕阳光斜斜地挂在他的身上，他看见自己脚下的影子只有那么一点点，不由感叹：人这么渺小，怎么老敢做有违天道的事？都说苍天有眼，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可如今的人既不敬天也不敬地，什么缺德的事都敢做，也不知老天是不是真有眼。

一想到自己的围屋，他就急不可待地举起手嘭嘭敲门。

朱昌和打开大门，看见门外站着朱老大，有些意外，连忙问：“哥，这么早，找我有事？”

朱老大一边往里走一边说：“进去再说。”

朱昌和的房子是个四合院，大门上部为木雕通花，镶着花玻璃，顶端两角对称地雕两条大鱼，表示年年有余的意思。院子分上下两井，中轴线上为主厅堂，每厅为一进，厅之间用小天井相隔，天井有上盖，靠天窗采光通风。

朱昌和不敢怠慢，连忙把朱老大引进门来，请他在厅上的一把椅子上

坐下，等他的下文。

朱昌和的老婆郑秀梅听到响动，从上井房出来，看见朱老大，连忙上茶。

朱老大问：“这拆迁是真的了？”

“能假？布告都贴出了。昨晚宋雨竹给我打了电话，说过几天拆迁工作队就要进村了。”

“全村都盯着你，你得想办法对付。”

“想了上中下三策。”

“说说。”

“上策是要保住全村不被拆迁，如果三叔公肯出面，就有把握。”

“前次维修祠堂，发了信给他筹钱都没回信息，看来他是不认凤凰坡了，找他不行。”

“他欠着你的人情，你出面，他应该帮忙。”

他们两人口中谈论的三叔公，今年已经72岁，是朱族第三十七代孙，物理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物理化学、结构化学和固体表面化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主持开发的新型CO变压吸附分离工艺及PU-1吸附剂，性能指标及工艺水平均居国际先进行列，目前，PU-1吸附剂已获得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专利，荣获国家级新产品称号，是徐光宪教授的得意门生，歼十机壳的涂料据说就是他发明的。“文化大革命”父母被打死后，他从此没有回过凤凰坡，每年清明都是朱老大帮祭拜。

“我拉不下这张老脸，你先说中策。”

“中策就是趁着政府急于要地，向政府提条件，房子的补偿款要合理，建好工厂后要优先安排村里劳力到厂里上班，就算村子保不住，以后生活也有着落。”

“进工厂，那不是上了吴天明的当？他打着报恩的旗子征地，本以为能骗过大家，想不到大家都不上他的当，现在他是狗急跳墙了。”

“哥，吴天明说不定真的想报答大家，但他方法错了。”

“别提那衰人，一提我就恶向胆边生，下策呢。”

“下策其实不是什么对策了，大家不团结，各顾各，一个个被工作队击破，房子被拆后四处谋生。”

“老祖宗历尽千辛万苦创下的基业，不能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上，你拿着村里的大印赶快离开村庄到外面躲去。”

“哥，土地卖了，房子是私有财产，只要主人同意签字，村里的大印不管用。”

提起这土地，村里人就气得要吐血。

三年前，市里的东成投资开发公司到村里考察后，游说帮村里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土地以3万元一亩作村里的资产投入，利用东边的坡地每家每户建一幢三层的别墅，建好别墅后村里人腾出全村的土地给东成投资开发公司建度假村，全体村民以土地作股入股分股红。村里人召开了十几次的会议，又请了律师把关，都认为这个方案可行，朱老大怕围屋被毁坏，还专门提了一条围屋要保留下来的附加条款，东成投资开发公司也同意。村里人都认为这个合同对凤凰坡有利，朱昌和代表全村签了字。但签字后这房子却迟迟没有动工，村里人急了，一打听，才知道东成投资开发公司原来是政府背后控股，土地征下来后已经转让给了大明生物公司的老总吴天明。为这事，村里人连续打了三年的官司，到市里、省里上访更是家常便饭，去年底，经过省政府出面，责令青山市政府按每亩3万元的价格赔偿给村民，后来经过村民集体表决，钱分到了各家各户。

朱老大生气地说：“明明是欺负凤凰坡没人才，光天化日之下抢我们的土地。”

“哥，现在说这些没用，人家已经抓到了我们的把柄。”

“你是支书，现在全村大大小小所有的人都眼巴巴看着你拿主意，你一定要硬起来，凤凰坡绝对不能拆迁。”

“哥，党章有规定，下级服从上级，我怎么硬起来？”

“照你这么说，就只有眼睁睁看着拆迁办来把全村拆了？”

“宋雨竹那人不好对付，她是拆迁专业户，全市哪个地方需要土地，她就拆到哪里。这次她带队进村，凤凰坡凶多吉少。”

“我给你交个底，我家围屋谁来动员，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同意拆。”

“哥，你也不用太担心，办法总会有的，就怕村里人不团结。”

“谁胆敢私下搞鬼，就是全村的公敌，请族长出面惩罚。”

“族长这几年都不太理事，请他出来，不容易。”

“拆房是火烧脚的大事，他能坐得住？”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要不要搞个联防，把大家绑在一起？”

“明目张胆搞肯定不行。”

“那我们暗搞。”

“哥，我没说搞。”

“我知道怎么做了。”

朱老大说完，站起来，甩着两只大手离开了朱昌和的家。

三天后，宋雨竹带着她的队伍进村了。

现在6个人就站在朱昌和家的院子外，等着宋雨竹和朱昌和交涉。

宋雨竹今年35岁，独身女子，中国的独身女子恒河沙数，据说越是高素质越难找配偶，吴仪，刘延东都是独身便略见一斑。她长着一张瓜子脸，目光坚毅，一头披肩发拖到屁股后面。

青山市人私下都叫她“牛哥”，一个35岁的漂亮女人被称为牛哥，自然是有出处的，牛字在青山市人的眼里和字典里所说的牛有点出入，在青山市人的字典中，牛就是办事有魄力、干脆利落、遇到挫折能顶得住的意思。

宋雨竹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市拆迁办主任，一个是历史学家，她原来的专业是研究明清史，在读大学时就开始发表论文，经常出席各种与明清史有关的学术会议。

宋雨竹在担任清风镇镇长、书记期间，一有时间就往凤凰坡跑，她喜欢这个宁静的村庄。凤凰坡的美是那种沉静之美，纯朴之美，这里的居民几十年如一日固守着做人的五常，长辈教育后辈都拿《朱子家训》作为座右铭，村里人只要得过别人的一滴恩惠，总会千方百计报之以涌泉，干坏事的人在凤凰坡没有立锥之地，60多年来村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偷鸡摸狗的事；玩牌、打麻将每局不能超过两毛钱，超过即以赌博论处，嫖娼卖淫这些有伤风化的事在凤凰坡像过街老鼠，对长辈不孝顺的人在村里没有市场，一人有难全村帮。几年前，有人开车经过凤凰坡时轧伤了村里的一个妹仔，村人找不到肇事者，朱老大一声令下，全村男女老少全出动，居然把后面经过的车全部堵了下来，200多辆，后来事情越闹越大，惊动了省领导，最后市公安局出动1000多警力，布下天罗地网把肇事者抓了，赔了钱，医好人，肇事者被判了三年的缓刑才平息此事。这件事传出去后，更加没人敢小觑凤凰坡人，凤凰坡人行走江湖，只要自报家门，听的人就会肃然起敬。

这次来凤凰坡，她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如果她和吴天明的恋人关系暴露，她就算有100张嘴也解释不清。

刘梦哲安排她来凤凰坡拆迁，她本来可以拒绝，理由冠冕堂皇，向刘梦哲坦白她和吴天明的恋人关系，如果自己介入拆迁，不明真相的群众肯定有很多的误会，不利于工作开展。

但她没法说出口，刘梦哲对她有知遇之恩。她从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在越州区一所重点中学教历史，是刘梦哲慧眼相中她，让她从一名中学老师成为越州区委办副主任、清风镇镇长、书记，一路走到市拆迁办主任的位置，现在为了那5000亩地，刘梦哲已经焦头烂额，这个时候，她有最好

的理由也没法拒绝刘梦哲。

临出发前，她打了电话给吴天明，警告说：“吴天明，我要到凤凰坡帮你拆迁，如果你不想这事办砸，就不要在凤凰坡露面，别给我添麻烦。”

吴天明听到她的声音，喜出望外，心痛地说：“难为你了，对凤凰坡的土地我已经不抱希望，只是给刘梦哲面子，如果这次他不能按时拆迁，我便可以全身而退，投入的钱也有借口索赔，对凤凰坡也有个交代。”

“我怎么说你，一声不哼就和政府签合同建厂，想做好人却变成人人嫌，凤凰坡人都在骂你忘恩负义，现在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

“别说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我听你的，反正不给你添麻烦就是。”

凭她对朱昌和的了解，若要他大力支持拆迁不太可能，但有党的纪律约束，起码在表面上朱昌和得和她配合着工作，只要他跟着自己干，村里的统一战线就会崩塌，攻下全村就容易多了。

宋雨竹分析了村里的形势后，决定驻扎在朱昌和家。

朱昌和打开大门，听说宋雨竹要住自己家，跳脚说：“宋主任，你们不能住我家，你们拆群众的房子，群众误会是我出的点子，我就是跳入北部落也洗不清。”

“朱支书，我来时，市委刘梦哲书记要我紧紧地依靠村支部开展工作，你都不肯收留我们，你叫我们到哪住？”

“凤凰坡几百户人，你爱到哪住便到哪住，总之不能住我家，你要我如何配合工作，我配合你就是。”

“我们没地方可去，就住你家。”

两人你来我往，各说各的道理。

万般无奈下，朱昌和只好说：“你们都进来吧，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谁叫我是支部书记呢。”

宋雨竹说：“我们这次来只是调查摸底，真正拆迁还有一段时间，村支部帮助我们在村里做好房屋登记就行。”

两人正说着话，郑秀梅从上井房走了出来，看见宋雨竹，满脸的不高兴，刚好家里的黄狗从她面前走过，那狗不知道自己就要倒霉了，伸出长长的舌头舔了她的脚面一下，她抬起腿狠狠地踢了那狗一脚，骂道：“发大瘟，都说好狗不挡路，你挡在这找死。”

那狗被踢，满脸的委屈，眼里含着泪水汪汪叫着，夹着尾巴跑到门口坐在门槛上，可怜巴巴地看着女主人，好像在问：“为什么把气撒在我身上？”

朱昌和说：“宋主任她们要住在我们家几天，你安排一下，让她们都住在下井房吧，方便出入。”

郑秀梅满脸的不高兴，又不好顶撞自己的老公，带着6个人进房间时不停地摔摔打打，埋怨说：“你们住我家，我家是担金做贼，明明知道你们是来拆房子干伤天害理的事，还收留你们。”

“嫂子，政府还能做害你们的事？拆迁会妥妥当当地安排好大家的生活，放心吧。”

“都说宁杀十人，不拆一房，你现在带人来拆全村人的房子，老天打雷，我都担心你没地方藏。”

“嫂子，我又不做亏心事，老天不会劈死我的，你放心好了。”

两人打着嘴仗，住的问题便安排下来了。

晚上，根据宋雨竹的意见，朱昌和主持召开全村的党员大会。

会议在支部会议室举行，党员猜测这次会议与拆迁有关，全村59名党员全都到齐了，都想知道宋雨竹下步想干什么。

朱昌和开了个头，就请宋雨竹讲话。

宋雨竹作了一番精彩的动员，从中央领导的讲话到省领导甚至市领导的讲话都复述了一遍，内容就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工作围绕发展经济来开展。讲了大道理，她接着说：“凤凰坡的党组织是最有战斗力的示范党组织，我在清风镇时，凤凰坡在党的建设方面亮点多多，成为全市基层组织建设的榜样，这次拆迁，希望凤凰坡也为全市带好头，成为全市拆迁的样板。青山市要大发展，就必须上大项目，现在市里好不容易引来一个大项目，凤凰坡的全体党员要身体力行，全力支持党的工作，自己既要带好头，又要做好群众的工作，我相信大家的党性，在这次拆迁过程中一定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定不辱使命。”

党员在下面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她讲着讲着，朱老大突然站起来问：“宋主任，你又不是我们支部的人，为什么参加我们的支部大会？”

大家听了突然都安静下来。

宋雨竹愣了一会，反应过来，镇静地回答：“我代表市委拆迁办前期工作领导小组下来开展工作，临出发时，市委刘书记有指示，要求我们在凤凰坡工作期间要参加凤凰坡的一切党组织活动。”

朱老大不依不饶地说：“代表谁来我不管，参加我们的支部大会，就必须是支部的党员，要不，就是违反党章规定。”

很多人跟着附和。

朱昌和知道朱老大是故意找事，虽然心里高兴，但又怕闹下去不可收拾，连忙说：“哥，宋主任是上级领导，参加会议是我邀请她列席的，坐下吧，听宋主任把话说完。”

朱老大生气地说：“上级领导带头违反党章，这会我不开了。”

说完气哼哼地走出了会场。

朱昌和对着他的背影喊：“关键的内容还没讲呢，不怕吃亏，你就走。”

朱老大听了，愣了一会，骂骂咧咧坐回到原来位置。

宋雨竹接着讲进村后怎么开展工作，党员应该如何配合做好工作，讲着讲着，朱老大又站起来想发言，朱昌和指着他说：“朱昌军请坐下，有什么话等宋主任讲完再说。”

朱老大有些不服气地坐下。

宋雨竹讲完，朱昌和宣布：支委留下来，其他党员散会。

朱老大站起来想发言，但人已经差不多走光了，他骂道：“还有没有党内民主？连发言的机会都被剥夺了，朱昌和你厉害。”

朱昌和也不接他的话。

朱老大看到会议室只有几个支委，知道讲了也没用，只好愤愤地离开会议室。

他走后，会议又接着召开，宋雨竹说：“这次我们的调查工作，要做到两个字，准、清。准就是每家有几间房子，要明明白白，做好登记造册，清就是要分清哪家哪户的，不能搞混。每一户都要附有照片，以免今后拆迁时弄混了。明天开始，一个工作队员和一个支委组成一个小组，分头下去做好登记房产工作。”

妇女主任赵兰花不满地说：“宋主任，拆迁是你们的工作，为什么要拉我们和你们一起入伙？你们有皇粮吃，拆了拍拍屁股走人，我们乡里乡亲的，拆了人家的房，一辈子被人恨，我不想晚晚做噩梦，这拆迁我不参加。”

有人开了头，大家便纷纷找借口不想参加。

宋雨竹说：“拆迁办考虑到大家的难处，决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参加拆迁工作的支委每人每天补助20元误工费。”

有位支委说：“宋主任，不要提钱了，提钱就伤感情，这点钱，连碗猪脚粉钱都不够，谁稀罕啊？”

“就是，干的是伤天害理的事，就算最多的钱又能怎样，何况还只有20元钱。”

朱昌和假装生气，板着脸说：“你们现在是和上级讨价还价？就算有天大的事，也先放一放，明天谁也不准请假。”

几个支委面面相觑，不知道朱昌和葫芦里卖什么药，也不好再说什么。

宋雨竹诚恳地说：“现在大家已经同在同一条船上了，希望今后的日子风雨同舟，共同做好拆迁工作。”

会议散后往回走时，朱昌和分别给几名支委使眼色，那几个人会意，悄悄地都落在了后面，等工作队的人走后，朱昌和站在路边对几个支委说：“以后大家不要和宋雨竹正面冲突，她叫干什么你们就跟着她好了，有个原则，得罪村民的事我们不干，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不干。你们分别去告诉各家各户，明天能离开村庄的都离开，让工作队竹篮打水去。”

第二天一早，宋雨竹身穿迷彩服，脚穿运动鞋，把披肩长发往脑后一束，便开始了进村第一天的工作。

昨晚临睡前，她又和朱昌和商量了一番，最后决定第一户先到朱老大家。

宋雨竹对朱昌和说：“我想来想去，还是先到朱老大家比较合适，朱老大威信高，如果他同意测量登记，其他群众的工作就好做了。”

朱昌和听了，心里想：宋雨竹，你要拆朱老大的房子，不如与虎谋皮。35岁当正处级领导，还是嫩了点，得有人挫挫你的锐气。

他波澜不惊地说：“你说到哪就到哪，我听你的。”

于是早上吃了早饭，两人从东边朱昌和家出发，往西边的朱老大家走来。

街上很安静，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一个大簋子，这簋子专门用来装各家的垃圾，每天晚上七点就会有专门的人拉着板车来收垃圾，拉到村外深埋，几个月后埋下的垃圾就是很好的农家肥，供全村人使用，村里一直用农家肥种庄稼。家家户户刚打扫过道路，连张叶子也没有。这得益于村规民约，凤凰坡村规规定，谁家门前谁家包，每天早晚要打扫两次，如发现谁家门前有垃圾，有人举报核实，住户要连续清理村道一个月。

村中心有个小广场，广场上建了个小舞台，凤凰坡人喜欢唱采茶戏，采茶戏用粤方言演唱，舞台道具简单，有个扇子、手帕、帽子就行，演员往往由一个茶公和两个茶娘便可演出一台戏，茶公的动作多为耍花扇，茶娘耍手帕手巾花，三人舞蹈满场飞，搞得热热烈烈。村里男女老少人人都会唱采茶，晚上谁高兴了，叫上一个二胡手、一个锣手、一个鼓手，再请两人搭档，这戏便可开台，有观众，唱得特别卖劲，没观众就自娱自乐。

村里还有个小菜市，专卖渔民打的鱼虾，鱼虾主要是供应外地客，也

卖一些青菜水果，青菜成把卖，一块钱一把，大都是自己种了吃不完拿个篮子装了往地上一放人就走了，谁拿，放一元钱下去，主家晚上来收钱就行。

两人穿过广场和市场，向着朱老大家走来。

今天早上六点刚过，朱老大就召集全家召开家庭会议，一家大大小小二十几号人在上屋的正厅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

正厅是朱老大家最重要的活动场所，婚丧嫁娶都在此完成，重大的决策也在此进行，正厅就是朱家的议事厅、决策厅。朱老大坐在老祖宗留下的一把太师椅上，太师椅的年岁和围屋一样古老，厚重到四个人都没法抬起，就算土改、“文革”时红卫兵几次抄家，这太师椅都奇迹般地躲过了厄运，朱老大到如今还能舒服地坐在上面。

朱老大捧起赵兰花泡的绿茶喝了一口，清清嗓子开话：“今天一早把大家请来，有事要宣布。今天工作队就要开始登记房产了，这地是朱族的地，房是朱姓的房，500年来，皇帝老子坐天下，朱族按时交税纳粮；蒋光头抗日，凤凰坡捐钱捐粮，我家五大爷率领300朱家子弟战死在南京郊外，国民政府颁发的烈士村牌子就挂在祠堂里；共产党执政，凤凰坡人遵纪守法，60多年连小偷都没出过一个，凭什么要拆我们的房子？凭什么要我们成为无根浮萍？我们斗不过拆迁工作队，那就躲着他们。从今早开始，全体家庭成员凡涉及拆迁之事，不准参与，不准讨论，不准卖房，胆敢违抗三不准者，轻则家法伺候，重则赶出家门。”

一堆人面面相觑，谁也不吭声。

朱老大见大家都不哼声，接口说：“大家没有意见，就散了，都离开家吧。”

老五朱昌财原来一直靠在门框边上，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这几天他天天盘算着怎么把围屋卖个好价钱，现在听了朱老大的话，竹篮打水一场空。

以前每次召开家庭会议，二嫂杨玉环总要和朱老大针锋相对，不停地点阴风破坏朱老大的好事。今天怪了，杨玉环居然没哼声，他只好做出头檐子，走到朱老大面前说：“哥，这是个好机会，如果政府出钱合理，我们应该同意拆迁，拿了钱到城市风风光光生活，为什么要死守在这个空气里都是咸鱼腥的鬼地方？”

老五朱昌财今年37岁，人长得白白净净，小脑袋像个棱锥型，一双小眼睛总在眼眶里不停地转来转去，每天夹着个山寨公文包，在城市和乡村中穿梭，寻找发大财的机会。

朱老大“啪”的一声就给了他一个嘴巴，生气地说：“鬼迷心窍的阿斗，我看凤凰坡就败在你这样的不肖子孙手上。”

朱老大的拉女（方言，最小的女儿）朱飘飘看见父亲打五叔，不高兴地说：“阿爸，五叔都已经独立门户过日子了，你还像管细佬哥（小孩子）一样，动不动就打，靠打人来树立威信很老土。”

“你给我住口，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三道四了，一个没出嫁的妹仔，也不知道学点礼数，苏五娘，你和姑爷商量一下，叫他抓紧时间把婚事办了。”

苏五娘声音低低地顶嘴：“牛脾气，妹仔不回家天天想，回家又横柴入灶，开口就撞板，飘飘，你回单位，不理他。”

朱飘飘赌气说：“又叫我开会，又不让我说话，我的户口已经迁出了，严格来说已经不是家庭成员，以后开会别叫我。”

“羽毛硬了，要反了？有本事，就不要回来。”

“不回就不回，我住到李成宽家去。”

“你敢？我不打断你的腿就不姓朱。”

赵兰花看见父女俩要吵起来了，连忙解围说：“哥，宋雨竹要我们八点准时集中出发，你还有什么吩咐？没有我出发了。”

“都散了吧，大家都离开家，让宋雨竹找鬼去。”

朱老大说完，走出正厅，扛着渔网离开了家。

话事的人散了，大家也只好各干各的事去了。

当宋雨竹和朱昌和来到朱老大家时，朱家静悄悄的。宋雨竹用力敲门，只听到一阵嘭嘭的回声。

宋雨竹问：“这么早，朱老大去哪里了？”

朱昌和说：“今天是五眼子水，应该出海了吧。”

宋雨竹抬起头来盯了他一眼，半真半假地说：“朱支书在捉弄我？既然知道朱老大出海了，还这么老实答应和我一起来，不是坑人吗？”

“如果我说朱老大出海了，你肯定又以为我要花样，你亲自跑一趟，眼见为实。”

“朱支书，我警告你，你是共产党的支书，不是伪保长。”宋雨竹半真半假地敲打朱昌和。

朱昌和也不示弱，回嘴说：“伪保长也是政府逼出来的，政府什么时候听过我们基层的意见，只是不停地下命令，一会叫我们干这个，一会叫干那个，说句不好听的，能心甘情愿地为共产党守摊子，已经是优秀党员了。”